

两国去年新生儿数量均创新低 日韩人口危机

韩国157所小学没招到新生,幼儿园招不到娃变成养老院,公务员想升取得先生俩娃;日本去年新生儿仅75万……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生育率一直在全球垫底,尽管韩国通过提高育儿休假津贴等举措,鼓励民众生育更多子女,但韩国政府仍然无力阻止人口迅速老化、出生率快速下滑的困境。

多年来,不断下滑的生育率是日本和韩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如今,这一危机似乎仍在加剧。根据日本和韩国近日发布的数据,去年两国新生儿数量均创历史新低。其中,总和生育率连续多年全球垫底的韩国,去年生育率更是跌至0.72。为何日韩两国的年轻人不愿生孩子?

专家再发预警

韩国统计厅2月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2023年第四季度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已下降至0.65。

韩国2023年新生儿总数为22.997万,低于2022年的24.9万。韩国总和生育率则从2022年的0.78再降至2023年的0.72,远低于为确保该国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2.1。两大数据双双跌至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根据韩国统计厅此前报告,韩国人口在2020年达到约5184万的峰值,之后每年死亡人数均超过出生人数。按此估算,50年后韩国总人口将跌至约3620万,其中近半数均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届时韩国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有专家发出预警,再这样下去,韩国“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另一边,日本公布的最新数据同样令人担忧。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月27日发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2023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75.8631万,较2022年减少5.1%,创历史新低。由此来看,预计2023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也将低于2022年的1.26,再次创新低。

据悉,日本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8年减少。此次公布的新生儿数据还包含在日本出生的外国新生儿数量,本国新生儿数量约为70万。

存在共性因素

有分析认为,日韩生育率下降的背后,其实有不少共性因素。

首先,两国年轻人中都出现了晚婚或不婚的趋势。

出于文化、社会传统等原因,在日本和韩国几乎很少能看到非婚生子,未婚生育的比例均只有2%左右。因此,由于更多年轻人不愿结婚或选择晚婚,生育率也在同步下降。

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新婚夫妇数量刚过100万对,首次结婚且无子女的夫妇占比为46%。

韩国统计厅3月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2023年登记结婚数量较10年前减少40%。逐渐增多的晚婚和不婚现象给出生率造成冲击。

数据显示,韩国2023年有19.3万余对情侣登记结婚,而2013年这一数字接近32.3万对。事实上,韩国婚姻登记数自2012年起连续多年减少,2022年降至约19.2万对,创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最低纪录。

依据韩国统计厅一项调查,

近年来韩国20多岁和30多岁人群中,分别有19%和14%的人认为没有结婚的需求。

日本的不结婚现象则更加严峻。据厚生劳动省数据,去年日本只有不到49万对新人结婚,自二战以来首次低于50万对。这也预示着未来新生儿人数将进一步下滑。

其次,家庭和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也降低了婚育对女性的吸引力。

一方面,在日本和韩国,女性的受教育率和就业率正在提高。

在日本,25至29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从1970年的45%提升至2020年的87%,2020年日本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达到51%。

韩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排在前列。2022年,韩国女性就业率已升至60%。

另一方面,不少日韩女性认为,她们需承担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并未随着社会变化而改变。日韩男性在育儿和家务方面的付出较少,给女性带来沉重负担。

居住在韩国大田广域市的全正延(音)说,她正处于“丧偶式婚姻”中。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和身边人都是在独自抚养孩子,丈夫却在家务和育儿劳动中“隐身”。还有一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28岁韩国女性说,她看到不少女性在休完产假后被迫离职或得不到晋升的例子。在韩国,女性生育后休2至3年的假很常见,男性则通常不会休长假。

此外,在经济放缓、生活成本上涨的大背景下,高额的育儿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也让生育前景面临不确定性。

在这一点上,韩国显然更“卷”。从大约4岁起,不少韩国儿童就被送至各大补习班,学习数学、英语、乐器和各类运动。由于韩国的“内卷”文化,很少有家长不在私立教育上花钱,不然会被认为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

根据韩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22年,在韩国的小初高学生中,78.3%的学生参加私立教育补习班。平均每个小初高学生每月在私立教育上需花费4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260元)。

对于韩国低生育率的原因,《纽约时报》分析称,首先,韩国有独特的残酷学业竞争文化,在常规教育之外还有无数补习班,导致家长的焦虑和学生的痛苦,可能将家庭生活变得像地狱一样,以至于许多人宁愿不要孩子。其次,韩国长久以来一直处于网游文化的前沿,特别能吸引年轻男性沉浸于虚拟世界并进一步远离异性。

《朝鲜日报》曾分析称,就业、

房子和教育是韩国年轻人的三大压力来源,也是让他们远离婚姻与生育的“幕后推手”。经济因素是韩国人不生孩子的主要原因。在韩国,结婚被视为生孩子的先决条件,但当地结婚率也在下降,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负担过重。面对高昂的教育费用、住房成本和就业压力,近年来韩国社会的晚婚晚育现象愈加普遍。韩国生育率最低的城市是首都首尔,仅0.55,主要就是因为首尔生活成本高,经济压力大。

此外,性别歧视是制约韩国生育率的另一大因素。许多女性不愿意生小孩的原因是怀孕和分娩对她们职业生涯会造成负面影响。韩国女性在职场往往面临性别歧视,在家务或照顾孩子上也必须承担更多。受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过去韩国一直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随着时代发展,尽管韩国已婚女性的就业率大幅提高,但育儿和家务的大部分负担仍落在妇女身上。这也导致近年来韩国流行一句话,“小学一年级是职场妈妈的坟墓”,说的是近年来因孩子上小学而辞职的女性人数正在增加。

对策能奏效吗?

面对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日韩政府并非没想过办法。

近年来,日韩政府均采取一系列措施“催生”,主要包括:提高育儿休假津贴、增加教育补助、增设托儿所、提供税收激励、延长带薪育儿假等。

为了扭转少子化趋势,两国政府已投入大量财力。韩国总统尹锡悦2022年曾称,在过去16年间,为增加人口数量,韩国政府已花费2000多亿美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在2023年承诺,将用“翻倍预算”来实施“前所未有的少子化对策”。日本政府儿童保育相关预算目前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然而,舆论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的数据显示,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这一观点也得到联合国的认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阿兰娜·阿米蒂奇认为,从过去经验看,类似鼓励妇女生育的政策基本不起作用。因为妇女不愿生育的根本因素在于,她们感到难以处理事业与家庭、工作与生活间的关系。还有分析指出,日韩政府的政策难以奏效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政策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已婚且有生育意愿的群体,却忽略了那些越来越多不愿走到这一步的年轻人。

据新华社、《解放日报》《华商报》



这是2023年4月22日在日本东京浅草寺拍摄的“宝宝哭”相扑赛。
新华社发

相关措施

>>政府

生一个娃可领2960万韩元 公务员想升取得先生俩娃

韩国政府自2006年开始豪掷36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94万亿元),鼓励民众生育更多子女,提供现金津贴、保姆服务和不孕症治疗,试图扭转人口连续萎缩的颓势,但仍无力阻止迅速老化、出生率快速下滑的人口困境,生育率继续下探至新低。

报道称,为了使韩国维持在5100万人口,韩国政府出台多项生育补贴政策,希望能够抢救低生育率,甚至推出三重补助来奖励生育。自2024年开始,每名新生儿到7岁,至少可领到296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的补助。补助共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新生儿礼券、父母津贴和儿童津贴,儿童出生当年获得200万韩元新生儿礼券,每月100万韩元的父母津贴以及每月10万韩元的儿童津贴,第2年则是每月50万韩元的父母津贴和每月10万韩元的儿童津贴,第3年至第7年则是每月10万韩元儿童津贴。

当超低生育率演变为

>>企业

奖励生孩子员工1亿韩元 政府鼓励企业推生育奖励计划

近日,韩国房地产和建筑巨头富荣集团宣布,将向员工发放巨额的生育奖励,以帮助提振该国创纪录的低生育率。富荣集团宣布,将向2021年之后诞生新生儿的员工家庭提供每一胎1亿韩元(约合54万元人民币)的生育奖金。富荣集团创始人李重根(音译)表示该集团符合标准的员工发放了70亿韩元,其中有3个家庭生育了两个子女,另有2个家庭生育了双胞胎,因此各获得2亿韩元的奖励金。

与此同时,韩国内衣品牌裳邦尔也宣布将为怀

国家危机,韩国各界都在绞尽脑汁为提高生育率献计献策。首尔市政府则从住房、教育等方面对多孩家庭提供优待和支持。多孩家庭可优先租赁政府运营的长租公寓,注册使用在线教育平台将获得政府补贴,前往公园、科学馆等可获门票减免。

2023年12月,韩国第三大城市仁川广域市推出“超级生育补助”,对2024年在仁川出生的儿童提供补助到18岁为止,每个儿童累计可领超过1亿韩元(约合54万元人民币),但如此优厚的奖金仍未能有效提高当地生育率。仁川的生育率排名倒数,生育率仅为0.66。

报道称,韩国公务员的福利和晋升也与生育直接挂钩。韩国政府此前宣布,从2024年1月开始,最基层两级的公务员,如果生2个或以上的孩子,就能在晋升评比时获得额外积分。如果拥有2个以上子女,退休后返聘的最长年限也会由3年延长至10年。

孕员工提供奖金,生育三个孩子的员工可获奖金高达1亿韩元。在公司的生育奖励计划下,职员生第一胎可获得3000万韩元,第二胎可得3000万韩元,第三胎则有4000万韩元。该公司还将为需要接受试管婴儿疗程的职员提供高达300万韩元的资助。

此外,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周也指示官员提供税收优惠和其他支持措施,以鼓励企业推出生育奖励计划。不过,许多企业员工表示,单是金钱本身无法改变员工是否生育的看法。